

文／劉力榛

儘管已脫下一身工作服，換上西裝坐在竹椅的那頭，一雙長滿厚繭的手，指縫中帶有長年累積下來的白色油漆，仍不小心地透露了他的身分，林洲岩——大助工程有限公司——一家油漆公司的負責人。

「我不是純客家人耶！」林洲岩靦腆地笑著，太太卻在一旁提出反駁，「你也是純客家人好不好！」林洲岩是台中東勢的客家人，講的是四縣腔的客語，但儘管從小生長在客家庄中，不知道為什麼，到他們這一代便開始客語、台語夾雜著講，而客家庄的老師又都以國語為主來上課，因此林洲岩才會對於自己的客家血統充滿不確定感。

偷摘葡萄 被爸爸帶去派出所

談到小時候的生長環境時，林洲岩頓了一下微眯著眼睛，思緒彷彿回到了幾十年前。在家中排行老三的他，上面有哥哥、姊姊，下面有弟弟、妹妹，小時候住在鄉下，房子的四周都是稻田，生活過得十分清苦，父親得身兼多職來養活這個家，民國四十八年，正在就讀小學的他，見證了八七水災強大的威力，附近所有的稻田一夕之間全被無情的洪水沖走，這也使他深深體會到事事變化萬千！

林洲岩的父親是個很正直、敢怒、善於交際的人，對於管教自己的兒女很有自己一套方法，林洲岩突然笑道，記得在他八歲一天放學時，經過一個葡萄園，眼前的葡萄又大又圓地像在對他招手，最後他忍不住便去偷摘了別人的葡萄，沒想到被葡萄園的主人逮個正著，因此就被捨著去向他父親告狀。他父親在和對方道過歉後，便一言不發地直盯著他看，「給我一個人去派出所自首！」原本以為這只是父親的玩笑話，沒想到父親便帶著他到派出所的巷子口，看著他自己走進派出所，後來因為在派出所沒看到人，加上自己也害怕被抓起來，所以又跑回巷口，父親又再度一言不發地低頭看著他，「這種方式比打、罵還令人無法承受！」林洲岩苦笑說道。

「其實父親的心腸也很軟。」林洲岩說，父親去收債如果看到實在太貧困而沒錢還的人家，便不會要求他立刻還錢，儘管自己家中經濟狀況也沒好到哪去，但父親總是說「同理心啊！」父親的那份大愛深深影響了林洲岩。林洲岩在小學階段的課業方面表現來說，一直都很不錯，小學六年級那年，老師在調查班上同學以後繼續升學或工作的出路時，到了林洲岩的家中拜訪，強力地建議他父親讓他繼續讀書，坐在一旁的林洲岩也滿心期待地等待父親的答案，既使知道那個希望很渺茫，「家裡真的沒有錢啊！」最後父親還是以無奈的口吻說著，十三歲的林洲岩，深知父親平常是如何在市場拉開嗓子賣豬肉，如何在賣完豬肉後，又到處打零工來維持這個家庭，雖然仍然無法不感到悲傷，但這就是現實的人生。

油漆生涯 自由自在一做40年

十三歲國小畢業後，經由父親的友人介紹，到

林洲岩 漆裡悠遊 一身客家本色

談論到客家，林洲岩突然低下頭，喃喃地唱起歌來，「唐山過台灣，沒半點錢，剝猛打拚耕山耕田，咬薑嚼醋幾十年，毋識埋怨，世世代代就恁樣勤儉傳家，兩三百年無改變……」

了離家六、七公里的養殖場工作。但因住在那裡，偶爾才能回家一趟，儘管離家很近，對於一個才剛從國小畢業的孩子來說，還是常常會想家，所以最後不敵思鄉的情緒，做了幾個月之後便辭職了。之後又在豐原的電機工廠做工，一天工錢雖然才7塊錢，但對於家裡貧困的經濟來說，這已是一份不小的補助。這份工作一做也做了兩年多，直到有一段時間經濟不景氣，公司為了減少支出，說裁員就裁員，看見許多在公司做了很多年的員工，也沒有犯任何錯，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裁員，因此而感到這樣的生活實在沒保障，而且也學不到什麼太專業的技能，所以便辭職，之後便隨著哥哥介紹的客家籍老闆到台北當油漆學徒。

吃苦打拚 據理力爭不占便宜

跟著客家老闆做事，自然而然會接觸到許多客籍的客戶，原本客語很不流暢的林洲岩，在環境的驅使之下，他的客語也越說越溜。對於自己會講客語一事，林洲岩認為，人可以多學一種語言就是自己的一種資產！多一種語言不但在工作上聽到和自己講著同樣語言的人，親和力會大增，溝通更順利，在異鄉遇同鄉人，既使是陌生人，也會在無形之間多一份熟悉感。

談論到客家，林洲岩突然低下頭，喃喃地唱起歌來，「唐山過台灣，沒半點錢，剝猛打拚耕山耕田，咬薑嚼醋幾十年，毋識埋怨，世世代代就恁樣勤儉傳家，兩三百年無改變……」一首〈客家本色〉，道盡了客家人的精神，「客家人決不占人家便宜，對於事情總是據理力爭，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她就是一個例子。」林洲岩一臉溫柔地看向坐在一旁的太太，林太太則是一臉害羞地微微低著頭望向他。對於客家和閩南之間長期的族群紛爭，林洲岩表示，由於從小生長在閩客摻半的環境之下，對於此他只是感到無奈，他遇見閩南人講閩南話；遇見客家人講客家話，族群的紛爭在他身上是不存在的，他以擁有閩客的兩種身分為傲！



■林洲岩與太太在家中設置了簡單但不失端莊的佛堂供奉著觀世音。
（劉力榛攝）
■林洲岩總是以樂觀包容的心來看這個世界。
（劉力榛攝）

佛祖保佑 鬼門關前走幾回

剛從海軍的中字號軍艦下來，理著小平頭的林洲岩再度踏上了陸地，在台北的哥哥也已經開了一間油漆工程公司，等待著他的加入。剛開始創業大多是靠老交情，但隨著時間證明了他們的能耐，漸漸地，有越來越多的客戶上門。

直到現在，包工程的工作幾乎沒有斷掉過，「油漆這行不太會退流行，常常都會有需要的，例如：油漆褪色要重新上漆、結婚就會想重新粉刷之類。」林洲岩總是很樂觀地看待這一切。既使賺的錢不多，但本著客家人勤儉精神的他，在經濟上也較以前來得寬裕許多。「這行業是以勞力換取金錢！」既使是個老闆，他還是和工人們一起做事，絲毫沒有老闆的架子，和工人就如兄弟般彼此照顧。

談論到做油漆這行是否也有一定危險時，

虔誠信仰一貫道的林洲岩睜大雙眼說：「當然有嘍！我從鬼門關前走過好幾回啊！幸好有佛祖保佑！」幾年前接了一項工程，其中有一排四、五間連在一起的房間要粉刷，其中一間門的鑰匙在開門時折斷了，結果不知道哪來的鬼點子，竟打算從隔壁間的窗戶爬進那間來開門，站在窗戶往外一看，感覺手一勾就勾到，於是就爬出去，沒想到走到一半，手正要伸出來勾時，竟然還差一截，當下心裡也慌了！進也不是，退也不是，他心想該不會就這樣從十四樓摔死吧！最後只好在心裡不停地默念「菩薩保佑……」然後奮力地左手一放，右手一勾，結果就這樣過去了！之後他從一樓往上看，發現還真有一段距離，自己竟然能這樣勾到，冥冥之中，一定是佛祖在保佑。

另外一次發生在最近，為了因應屋主的要求，他們在新房子裡頭粉刷了帶有甲苯味道的防水油

漆，然而由於新房子的緣故，窗戶全部都是用保護紙密封起來，隨著甲苯的味道在密閉空間蔓延，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因為吸入過多而昏倒，「一定是佛祖看到我陷入危險，派他下樓來救我的！所以走道場真的有很多好處！」林洲岩想起當時情況，不停地慶幸著自己的好運。當時樓上有個師父剛好下樓拿東西，一看到他昏倒便急急忙忙把他背到通風良好的地方，他的命也在鬼門關走了一回。

看著林洲岩那雙長時間接觸有腐蝕性物質、粗糙的手，問他什麼時候打算要退休呢？林洲岩靦腆地笑道「做到六十五歲吧！」平常儘管工作再累，他仍然會空出時間投入一貫道的服務。為何會對一貫道如此虔誠呢？林洲岩搔搔頭，笑著說：「我也不知道耶！有些事是無法解釋的！」對於宗教，他擁有的無比的熱誠，「退休後，我要更加深入地投入道場的換另外一種方式，將我的微薄之力奉獻給這個社會！」
（劉力榛）



■邱氏家祠上「慎終追遠」四字，是祖先對後代客家子弟的訓誡。
（劉玉蘋攝）



■邱士恆大啖在家鄉的土地上生長開花結果的橘子。
（劉玉蘋攝）



■「就是這裡！」邱士恆介紹收放橘子的地點笑得燦爛，彷彿回憶歷歷在目。
（劉玉蘋攝）

邱士恆 緊抓文化浮木拒隨波逐流

時代不斷變遷，屬於客家人的文化必須被保留下來，不能一直跟隨著社會發展的洪流漂盪，只怕一回神，原本僅有可依賴的浮木都漂走了，那麼客家還剩下什麼？

文／劉玉蘋

邱士恆出生於一個客家的大家庭中，祖先三百年前從廣東來到台灣新竹，高祖父入贅邱家因而改黃氏為邱氏。最早家住關西下橫坑，猶如世外桃源般座落於山間，爺爺的兄弟們也都住在一起，住的是傳統客家三合院，逢年過節，總是熱鬧開闔的。住家後方建有家祠，每年清明節，整個大家族都會聚集在此祭祖。

客家記憶 上山採橘賽神豬

再往上就是種植蔬菜水果的地方，現就讀交大電工系三年級的邱士恆還記得，小時候爺爺會開著開山車載他和哥哥上山採橘子，現在的山路依

然清晰可見，只是已經沒有開山車引擎的轟隆隆聲，只有雙腳踏踏落葉的刷刷聲。走上熟悉的山路，邱士恆雙手剝開鄰家奶奶剛送來的橘子，回憶起以前和爺爺一同摘橘子的樂趣。還記得，路旁的蘆葦常常成爲手中玩物，沙子裡的沙蟲更是不能放過，接著似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到了種滿橘子的山坡。一人拿一把大剪刀，把橘子的枝葉剪斷，將橘子丟進籃子裡；肚子餓時就順手拿一顆，熟練地將橘子掰成兩半，吃完後橘子皮隨手一丟——回歸大自然。

「就像這樣！」只見邱士恆大啖橘子果肉，並將橘子皮隨意往身旁一扔。這是他從小與大地親密互動的證據，更是邱士恆藉以回味兒時無憂無慮生活的方式。山上遍佈是鬼針草，細長狀果實勾得滿褲子都是，拔都拔不完，每一個倒勾勾起都是他與爺爺還有哥哥一起在橘子園幹活兒的歡樂時光。

大概五、六歲的時候，邱士恆舉家到新埔，爺爺奶奶也同他們家住。但是，房子沒有磚牆與屋瓦，取而代之的是水泥透天厝，這也象徵生活現代化的開始。儘管如此，客家文化的花朵仍在邱士恆的日常生活裡繼續綻放著，奶奶會不定時搗麻糬、包粽子、醃酸菜、曬瓜瓜，爺爺也會帶他觀看神豬比賽、欣賞野台戲。另外，家裡的高麗菜更讓邱士恆念念不忘，他說他只吃家裡種的高麗菜，除了特別有家鄉味以外，葉菜的甜度、脆度與新鮮度絕對是獨一無二的。

三十多年前，台灣蘭業興盛，邱士恆的爺爺也跟著腳步種植蘭花。一開始只是單純爲了家計著想，但日子一久，爺爺種出心得來了，並著手研發蘭花新品種。這幾年來，即使爺爺的事業並不是一帆風順，始終如一的是爺爺寫日記的習慣，爺爺的恆心與毅力，深深影響著邱士恆在求學之路永不屈服、堅持到底的表現；而且他的爺爺幾乎每天都抽空回關西老家一趟，展現不忘本

的精神，邱士恆就以爺爺作爲榜樣，期許未來的自己能夠做到飲水思源。

淡泊節儉 健康飲食少魚肉

對於家族內部的文化傳承，邱士恆曾經思考過。身上流著客家性格的血脈，加上自幼所歷經的客家經驗，他認爲，時代不斷變遷，屬於客家人的文化必須被保留下來，不能一直跟隨著社會發展的洪流漂盪，只怕一回神，原本僅有可依賴的浮木都漂走了，那麼客家還剩下什麼？

身為客家子弟，長輩們都展現客家人勤儉的特性，邱士恆從小耳濡目染，深受影響。邱家有個放錢的盒子，只要身上沒錢了就从盒子里拿錢，如果盒子空了，爸媽會再「添貨」。整個過程完全自由心證，沒有監視器，也沒有第二者在旁用雙眼盯著。若不是節儉的性格，這種「自己拿錢」的制度就不可能存在。

邱士恆表示自己會把這樣的美德傳遞下去，不過可惜的是，他只會聽客家話而不會說。隨著年齡增長，對家族的事務也關心的越多，尤其是自家土地的規劃與使用，現在沒有人想負責，他覺得很可惜。但因為自己還是個學生，尚未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因此邱士恆認爲時候未到！屆時希望能增進客語能力，爲家族的傳承奉獻更多。

相對弱勢 激發自立自強決心

從小長輩沒有對邱士恆多做客家意識的培養，加上小時候受到同儕影響，對於客家人的認知僅侷限於會講客家話的鄉下人，而同學中間閩人佔多數，老師也都常講閩南語，所以閩南人相對有優勢。此外，邱士恆常常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讓他倍感壓力。不過也因為這樣，更激發他自立自強的決心，在各方面表現都很出色。現在的他了解到，其實客家人很有自己的特色，願意更進一步地認識客家，並且節儉以身爲客家人爲榮。

凡事但求光明磊落 活在當下

邱士恆性格勤儉，會留意自己花費的金錢數。平均一餐三十五元，最喜歡自助餐點，一道菜十塊錢，夾兩道滿滿的菜，只需花二十塊，就可以飽餐一頓。不崇尚奢華的物質生活，只求簡單就好；不跟隨流行，不追求名牌，只求適合自己的。就連逛十元商店也是一種樂趣，總會發現一些值得買、自己卻意想不到的物品。

也許因爲從小經常接觸大自然，邱士恆的個性開朗樂觀，大自然的魔力，帶領他總是看事情的光明面，如同紅花綠葉的向光性是永恆不變的。邱士恆也因歷經各種田野經驗，做過許多粗活，視吃苦爲鍛鍊自己的良藥，盡最大的能力使自己擁有向前的動力，進而養成不怕苦的習性，從中獲得成就感，讓自己有所成長。

再加上自我要求高，邱士恆爲自己做了一句座右銘——Don't be upset for the past, but be happy right now——他認爲若爲了過去而感到懊悔或不開心是沒有用的，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我們該做的是適時的反省，凡事但求光明磊落，問心無愧；並且把握現在，活在當下。

國一下學期，邱士恆的班級被選爲啦啦隊培訓班，正是活潑好樂的個性，以及有付出就會有收穫的信念，讓邱士恆很快地在啦啦隊領域嶄露頭角。現在的他，活躍於交大競技啦啦隊，是全方位的成員，不論舞蹈、口號、技巧、翻騰、跳躍，都是全隊中的佼佼者。儘管已經如此優秀，邱士恆仍不斷精益求精，除了向老師、教練請教，也會和隊員們切磋琢磨。在不久的將來，他將考取乙組技術教練證照，他要證明自己課業和

社團都能兼顧，文武雙全。在這重視團體合作的環境裡，邱士恆完全感受不到在學齡期，閩南優勢明顯的壓力；客家意識也逐漸從他的思考中褪去，大家都跳脫既定的族群框架，歡樂地融合在一起。

邱士恆現讀交大電工系三年級，成天與無限個電子實驗爲舞，還有超大型積體電路以及電腦程式作陪。雖然當初是因考量現實面而選擇偏重實作方面的工程學系，但邱士恆喜歡辯證邏輯思考，相較之下反而對理論性的學術研究有興趣。在一次講座中，演講者介紹專利工程師，是電工系學生未來的其中一條出路，主要工作是撰寫專利，上法庭打官司。而打官司又需要辯論思考的能力，因此邱士恆期望能考進科技法律研究所，修習與法律相關的課程，配合他個人在理工科的專業知識，開闊視野、拓展領域，掌握科技法律的應用，未來在科技犯罪猖獗的社會中佔有一席之地。
（劉玉蘋）